

國立臺灣大學

開放式課程

《廿世紀美國社會學理論》

第十九講 柯林斯

授課教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孫中興教授

教室：校總區社會學系館112教室

時間：2015年6月09(二)

下午2點20分~5點20分



【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採取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臺灣 3.0 版授權釋出】

※因版權緣故，此開放式課程講義經過頁碼重新編碼及內容刪減，
與上課影片所講述的頁碼和內容不盡相同，懇請了解。

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1941~)

生平與著作



| 年 代 | 生 平 與 著 作 |
|------------------------|--|
| 1941年 | 生於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Knoxville, Tennessee)。 因為父親在歐洲工作，幼年在歐洲生活。 |
| 1963年(22歲) | 獲得哈佛大學學士學位。 |
| 1964年(23歲) | 獲得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碩士學位。 |
| 1965年(24歲) | 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碩士學位。 |
| 1968年(27歲) | 和Reinhard Bendix等人合編《國家與社會》(State and Society)。 |
| 1969年(28歲) | 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學位。 |
| 1969~1977年 (28~36歲) | 擔任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 |
| 1972年(31歲) | 和Michael Makowsky合著《社會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Society)〔2004年出版第七版，並有多國譯本〕〔2006年有李霞中譯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出版〕 |
| 1975年(34歲) | 出版《衝突社會學：一種說明科學的芻議》(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 |

- 1978~82年 (37~41歲) 擔任維吉尼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1979年(38歲) 出版《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A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98年由劉慧珍等人中譯為《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出版]
出版偵探小說《哲學家戒指案》(The Case of the Philosophers Ring)
- 1981年(40歲) 出版《世紀中以來的社會學：理論累積的論文》(Sociology since Mid-century: Essays in Theory Cumulation)
- 1982年(41歲) 出版《社會學的洞見：不那麼明顯的社會學導論》(Sociological Insight: An Introduction to Non-obvious Sociology)
- 1985年(44歲) 出版《社會學三大傳統》(Thre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1994年第二版改名《社會學四大傳統》(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出版《社會學三大傳統：文選》(Thre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Selected Readings) [1994年第二版改名《社會學四大傳統：文選》(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Selected Readings)]。
出版《婚姻與家庭社會學：性別、愛情與財產》(Sociolog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Gender, Love and Property) [2000年出版至第五版]
出版《韋伯：大略指引》(Max Weber: A Skeleton Key)。
- 1985~97年 (44~56歲) 擔任加州大學河邊分校社會學教授(其中1987~9年擔任系主任)。
- 1986(45歲) 出版《韋伯式的社會學理論》(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 1988年(47歲) 出版《理論社會學》(Theoretical Sociology)。
- 1997年(56歲) 擔任賓州大學社會學系湯瑪斯講座教授(Dorothy Swaine Thoma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 1998年(57歲) 出版《哲學的社會學：知識變遷的全球理論》(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2004年由吳瓊、齊鵬和李志紅聯合中譯為《哲学的社会学：一种全球的知识变迁理论》出版]。
- 1999年(58歲) 出版《宏觀歷史：長期的社會學論文集》(Macro-History: Essays in Sociology of the Long Run)。

- 2002年(61歲) 和Mauro Guillen、Paula England、Marshall Meyer等人合編《新經濟社會學：一項新興領域的發展》(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 2004年(63歲) 出版《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2012年林聚任、王鵬和宋麗君聯合中譯為《互动仪式链》出版〕。
- 2008年(57歲) 出版《暴力：一種微觀社會學理論》(Violence: A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
- 2009年(68歲) 由Stephen K. Sanderson修訂增補出版《衝突社會學：一本更新的社會學經典》(Conflict Sociology: A Sociological Classic Updated)。
- 2013年(72歲) 和Immanuel Wallerstein、Michael Mann、Georgi Deluguian及Craig Calhoun合著《資本主義有明天？》(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



參考文獻

<https://sociology.sas.upenn.edu/sites/sociology.sas.upenn.edu/files/Collins-CV-1.2015.pdf>

柯林斯的思想脈絡

前輩

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同輩


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

柯林斯的主要概念


柯林斯·1981·〈論宏觀社會學的微觀基礎〉(On the Microfoundation of
Macrosociology)

微觀社會學(Microsociology)和宏觀社會學(Macrosociology)

「微觀社會學是詳細分析人們在當下的經驗中實際做的事情，說的話，和思考。」


(Collins, 1981: 984) 

「宏觀社會學是分析大規模和長期的社會過程，通常處理的是自我維生的實體
(self-subsistent entities)，例如：『國家』、『組織』、『階級』、『經濟』、『文化』與

『社會』。」(Collins, 1981: 984) 

「基進的」(radical)微觀社會學

「『基進的』微觀社會學，亦即，在經驗上詳盡描述的(empirically detailed)，
而且／或者從現象上精細的(phenomenologically sophisticated)微觀社會學。」

(Collins, 1981: 984) 

舉例

「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Harold Garfinkel〕

「認知社會學」(cognitive sociology)〔Aaron Cicourel〕

「社會現象學」(social phenomenology)〔Alfred Schütz〕(Collins, 1981: 985)



基進的微觀社會學對社會學的貢獻

1 「促成將所有宏觀現象(macrophenomena)轉化成微觀事件(micro-event)的強力動力。微觀轉化的策略顯示出社會結構是不斷重複的微觀互動模式的經驗實體(empirical reality)。微觀轉化提供一個抽象的複雜層次用因果關係加以解

釋的圖像。」(Collins, 1981: 985) 


2 「發現實際日常生活的微觀行為並不遵循理性主義的認知模型和決策模型。相反地，社會互動仰賴的是默會的理解和同意不要試圖去解釋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這就意味著應該放棄用規範、規則和角色採借(role taking)來解釋，並且要大量修正各種社會交換的模型。這就是要遠離許多已現行的社會學傳統。這些傳統在提供進階說明原則上也常常是不成功的。」(Collins, 1981: 985)



「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微觀機制(micro-mechanism)，可以解釋構成社會結構的那些重複的行動，就像是那些以非認知為基礎的互動及伴隨而來的認知。

這種機制，是由互動儀式鏈所提供的。這些微觀會面(micro-encounter)的鎖鏈產生了社會組織的主要特徵—權威、財產和團體成員身分—透過創造和重新創造『神話的』(mythical)文化符象(cultural symbol)和情緒能量(emotional

energy)。」(Collins, 1981: 985) 

時空表格

| 空間量尺 | 時間量尺 | | | | | |
|------|------|-----|---|-----|---|----|
| | 秒 | 分／時 | 天 | 周／月 | 年 | 世紀 |
| | | | | | | |

| | | | | | | |
|--|------------|--------------------------|-----|----------|---|------------|
| 一個人 (1~3 平方呎) | 認知／情緒過程 | 有意義事件 工作 重複和間斷的行為 | ... | | 職業生涯， 生命史 | 系譜 |
| 小團體 (3~10 ² 平方呎) | 眼神接觸 研究 | 儀式 團體動力 交換 討價還價 | ... | | | |
| 群眾／組織 10 ³ ~10 ⁶ 平方呎) | 微觀會話 分析 | 群眾行為 | ... | 正式 組織 | 組織史 | |
| 社區 (10 ⁷ ~10 ¹⁰ 平方呎) | | | ... | 社會 運動 | 社區 | |
| 地域社會 (10 ¹¹ ~10 ¹⁴ 平方呎) | | | ... | | 政治的， 經濟的， 人口學的， 和階層的模式(流動 率，等等) 「文化」 | 長期社會 變遷 |

資料來源：Collins (1981: 986)



宏觀和微觀的關係

「〔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很清楚的是，微觀和宏觀的差別只是程度的問題，而且至少要考慮到兩個向度(dimension)。從表格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分析層次越往下以及越往右就越宏觀，越往上以及越往左就越微觀。」(Collins, 1981: 987)



「嚴格意義下所謂的『經驗的』指的是表格的最左上角。」(Collins, 1981: 987)



「所有的宏觀證據(macro-evidence)都是從各種微觀經驗(micro-evidence)累積

而來的。」(Collins, 1981: 987)



「從表格的縱向來看，所有越靠左邊欄位的格子就越是經驗的，也就是存在自然世界中，而從橫向來看，越往右邊的格子就可以被看成是分析者的建構物

(analysts' construct)。」(Collins, 1981: 987)



微觀轉化(microtranslation)的策略

「社會學的概念只有透過將它們植根於組成的微觀事件的樣本才能夠成為經驗的〔研究對象〕(Sociological concepts can be made fully empirical only by grounding them in a sample of the typical micro-events that make them up)。言外之意就是：社會學陳述句(sociological statement)的經驗確認(empirical validation)

要仰賴微觀轉化。」(Collins, 1981: 988)



🔔 這句話原文為斜體字，是作者有意強調的重點。

「第二個言外之意就是：社會學解釋中的主動的施為者(active agent)就必須置身在微觀情境(microsituation)之中…但這並不是說因果的解釋都完全只存在微觀情境中。」(Collins, 1981: 989)



「第二個言外之意，最後就變成：社會結構的任何因果解釋中的動態和情性都要來自微觀情境；所有的宏觀條件對於行動者的情境動機都會產生影響(the dynamics as well as the inertia in any causal explan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must be microsituational; all macrocondition have their effects by impinging upon actor's

situational motivations)。」(Collins, 1981: 990)



🔔 這整句話的原文都是斜體字，是作者有意強調的重點。

三種宏觀變項(macrovariable)：

1 個人在物理空間的分布

2 社會過程要花的時間

3 所涉及的個人的數量(Collins, 1981: 989)




對於理性主義的認知和交換模型的微觀批判

Harold Garfinkel


Aaron Cicourel


Oliver E. Williamson

「新理性主義的自我批評以及微觀社會的證據都同意：複雜的偶聯(complex contingency)並不能理性地加以計算，因此行動者必須在大部分情境下仰賴默會的假定(tacit assumption)和組織的例行性(organizational routine)。」(Collins, 1981: 994) 


🔔 「默會的假定」主要是俗民方法學提出來的概念，就是日常生活中我們「習焉不察」並且「日用不知」的應世的方法。「組織的例行性」就是已經預先被安排好的各種行為舉止和作息，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跟著做就對了，不必想太多。

社會結構作為一種自然世界中的微觀競爭(microcompetition)

「從微觀觀點來看，『社會結構』是什麼呢？用微觀轉話來看，它只是人們在某個地方重複的行為，使用某些自然物件，並且透過和某些人重複地符象表述來溝通。」(Collins, 1981: 994) 

「這些重複的東西最容易辨識的就是實體上的(physical):最持續的重複都圍繞著某些地點(place)和物件(object)。」(Collins, 1981: 995) 

🔔 Physical 這個英文字有很多中文翻譯，這裡似乎翻成「實體上的」比較符合上下文。

「重複性並不能用符象溝通的內容來解釋…結構就在溝通的行動之中，而不在所說的内容之中。」(Collins, 1981: 995) 

「從一個宏觀觀點來看，一個思考這種微觀重複(microrepetition)的方式是將它

們稱為財產(property)或權威(authority)。」(Collins, 1981: 996)



「基本的機制是一種情緒團體認同(emotional group identification)的過程，我們

可以將其描述為一組互動儀式鏈。」(Collins, 1981: 998)



互動儀式鏈理論

「從微觀轉化的觀點來看，所有的行程和評斷聯盟團體身分的過程都發生在互動情境之中。這樣情境中的主要活動就是會話(conversation)。但是沒有一種情境是孤立的。每個個人都經歷過許多情境：嚴格地說，人終其一生就是互動情境鏈(chain of interaction situation) (也可稱其為會話鏈 chain of conversation)……因此，對於社會世界一個比較妥當的形象是：一群個人有著互動經驗的鏈結，

在時空中彼此交錯。」(Collins, 1981: 998)



會話儀式的兩個要素：文化資源(cultural resource)和情緒能量(emotional energy)

會話或文化資源以及情緒能量的界定


「一項會話儀式(conversational ritual)成功與否的關鍵何在？以及它會引發怎樣的聯盟(coalition)？我建議有下面得要素：(1)成功會話儀式的參與者必種共同的認知現實(common cognitive reality)。因此，它們必須具有類似的會話或文化資源(conversational or cultural resources)。一場成功的會話也是不平等的，其翁一個人會是文化現實的引發者，其他人則是聽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有著產生宰制和臣服的儀式(domination-and-subordination-producing ritual)。(2)參與者必須也能夠維持一個共同的情緒調調(emotional tone)。至少，他們必須所有人都希望產生至少短暫的連帶。同樣的，情緒的參與也是有階層差異的，將

團體分成情緒的領導者和追隨者。」(Collins, 1981: 999)



財產(property)和權威(authority)

「在複製或改變的模式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人和某個實體財產(physical property)的關係以及和權威的脅迫聯盟(coercive coalition of authority)。一個人

和這些聯盟的連結是宰制和臣服的重要決定因素。」(Collins, 1981: 999) 


會話風格與主題以及團體成員身分


「會話特殊的風格和和主題隱含著不同團體的成員身分…例如，職業團體成員身分會引發公事上的討論(shop talk)，政治和意識型態上的談話引發競爭的政治聯盟，娛樂或茶餘飯後談話會引發不同的知性和非知性階層，聊八卦或是私

密談話引發親密成員身分。」(Collins, 1981: 999~1000) 

會話主題：普化的(generalized)和特化的(particularized)


普化的會話主體：從當前或當下情境中抽象出來的事件或實體。(Collins, 1981:

1000) 


特化的會話主題：特別的人物、地點和事務。(Collins, 1981: 1000) 

情緒能量


「情緒傾向(emotional propensities)是成功互動的必要條件。」(Collins, 1981:

1001) 


「情緒連帶(emotional solidarity)是一個人的喜歡的會話資源可能產生的正面

結果(payload)。」(Collins, 1981: 1001) 


「假如成功的互動儀式(interactional ritual, IR)產生連帶感，順著互動儀式鏈篡產生的情緒流(emotional flow)就會產生結盟之內或之間的階層化

(stratification)。」(Collins, 1981: 1001) 

「平等的儀式是有階層化安排的，也就是說自己人(insider)會被接受，而外人(outsider)會被拒絕。在這種情況下，聯盟形式有階層化的情形存在，已對抗被

排除在外的個人，或可能是一個聯盟對另外一個聯盟的宰制。不對稱的會話，是一個人主導能量調調(並引發文化現實)，其他人則當成聽眾，這樣的聯盟的內部是有階層化的。」(Collins, 1981: 1001) 

「互動中最基本的情緒成分是對於他人正向情愫的最小調調(minimal tone of positive sentiment toward the other)。連帶情愫(solidarity sentiment)的表現從最少的非敵意展露經過溫馨地相互喜歡到熱心參與共同活動。這些情緒從何而來？

從互動儀式鏈中先前的經驗而來。」(Collins, 1981: 1001) 

🕒 這和霍門史所提過的六大命題的說法很像。


能產生情緒能量的四種主要條件：

「a) 在成員身分儀式中每一次成功妥協的經驗會產生增強的情緒信心(emotional confidence)。不成功或被拒絕則會產生減弱的情緒信心。」(Collins, 1981: 1002)

「b) 一個團體越成功地妥協的儀式連帶就越有力量，人們從其中獲得的情緒信心也越大。一個團體的力量意味著它能夠成功地宣稱獲取實體財產的數量(amount of physical property)，信徒的人數，以及它能獲取身體暴力(physical force)(鬥士(fighter)的人數，暴力的工具)」(Collins, 1981: 1002)


「c) 一個互動儀式中的情緒引發越密集，參與其中的個人所接受的情緒能量就越多。高度熱情的團體情境會導致個人產生大量的情緒增加。」(Collins, 1981: 1002)

「d) 在互動儀式中佔有主導的位置會增加一個人的情緒能量。占有臣服的位置會減弱一個人的情緒能量；臣服的情況越極端，能量衰減越厲害。」(Collins,

1981: 1002) 

互動作為文化資源和情緒資源的市場

文化資源和情緒資源會隨著時間而轉變。不過變化的節奏不同。情緒能量的變化比較大，可能往正向發展，已可能朝負向發展。

文化資源相對穩定，而且往往只向正向改變。(Collins, 1981: 1003) 

普化的文化資源往往隨時間而變化，速度緩慢。

記憶的力量是造成普化文化資源成為社會關係中穩定力量的要素。

特化的文化資源則比較不連貫

特化的文化資源是財產、權威和組織，以及親密的人際連結的微觀基礎

(microbasis) (Collins, 1981: 1003)



「特化的會話資源和普化的會話資源以及情緒資源的不同點在於：它們是從一個人自己的會話而獲得的，而且也會獨立於個人之外而有特殊的傳播。當其他人特殊地談論到某些個人時，它們就構成了他或她〔孫按：應該是指會話內容的對象〕的名聲。將宏觀結構做微觀轉化的時候，最重要的名聲就是談論到某人時所提到的特殊的頭銜(「主席」、「他太太」)，或是組織身分(他在通用汽車公司上班)，或者是他擁有某些財產或權威的名聲(「我去過他辦公室」，「她發出一張備忘錄，要求他們…」)。特化的會話，不測製造出來的或是被當成別人的名聲而流傳著，都是購成財產和權威社會結構的主力。」(Collins, 1981:

1004)



並非理性計算

「雖然互動儀式的情境像個市場，還是值得提醒：個人受到市場機制的引發的機制並不是出自理性計算(rational calculation)。」(Collins, 1981: 1005)



「個人在情境轉化的過程中受到情緒能量的影響，情緒能量的數量才是決定各種選項的吸引力的要素，也是最好預測最後個人是否會獲取這些選項的最佳預測項(predictor)。」(Collins, 1981: 1005)




「這種基本的機制並不是有意識的。相反地，以文化資源形式所展現的意識是個人**意識到**對於現有成員身分在不同吸引力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對於情境


的投入(input)。」(Collins, 1981: 1005)




「互動儀式鏈的模型假定社會聯盟中的連帶感(feeling of solidarity)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假如兩個人都覺得彼此有共同的成員身分，他們就會想要互送禮物，因為禮物和回贈的禮物表示他們彼此共同團體身分的延續。這個模型的好處是將送禮和回禮當成變項(variable)而非常項(constant)：個人會回禮是因為特殊的

聯盟成員身分對他們是具有吸引力的，所以誘發了情緒的動力。」(Collins, 1981: 1006) 


宏觀結構效果(Macrostructural Effects)

「大規模的變遷要視下面三項的分佈量(amount of distribution)而決定：(a) 普化的文化資源，(b) 特化的文化資源，(c)情緒能量。」(Collins, 1981: 1008) 

普化的文化資源

「在歷史上不同時代的社會中，書寫工具、大眾媒體、各種大大小小的教育和宗教組織都引介了新的文化資源，或增加了文化資源的分佈。這會產生兩種結構效果(structural effect)：首先、擴展的文化的分佈可能集中在某些特定的人群中，這樣一來，他們就比其他互動儀式鏈中的人更可能成功，他們因此行成新的組織連結，並且最終發展出情緒的和名聲的優勢。其次、整體人群都一致接受同樣的普化文化資源的增進、流動程度以及妥協新互動儀式關連的努力都會在整個社會中增加。雖然沒有人會比別人獲得更多，整體過程應該會增加該社會的組織大樓的數量。我們可以這麼說：這個過程的早期對於經濟起飛，以及政治和／或宗教運動的成長都有貢獻；後期，如果普化的文化貨幣(cultural currency)持續擴張，可能會造成文化貨幣的貶值，也會帶來政治和經濟活動的緊縮。」(Collins, 1981: 1008) 

特化的文化資源

「**特化的文化資源**界定個人，特別是對實體財產和權威的聯盟。」(Collins, 1981: 1008) 

「特化的文化資源對社會變遷的動力具有幾方面的影響。這些變遷都是不連續的，而且和例行性的時期是交錯出現的。它們所仰賴的是許多人都可以目睹的重大事件。我認為，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衝突，特別是暴力的衝突。正是這個原因，所以戰爭是動員革命和其他快速變遷的重要原因。政治本身是財產系統(property system)，以及其他社會生活的例行面的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因為政治

是構成持續的有組織聯盟動員而成為衝突的根源。」(Collins, 1981: 1008)



情緒能源

「普化的和特化的文化資源的轉變對於人們在微觀情境中的行動具有影響，因為他們會影響到他們的情緒能量。」(Collins, 1981: 1008)



「衝突、戰爭和政治可以被看成主要的是情緒產生的情境。衝突越強烈，流過宏觀結構的微觀互動的網路的情緒能量就越強。」(Collins, 1981: 1008)



十五條摘要

「1 社會學的概念可以完全是經驗的，只有把構成典型的微觀事件的樣本加以轉化即可。」(Collins, 1981: 1011)

「2 社會結構的因果解釋中的動力和惰性必須是微觀情境的(microsituational)；所有的宏觀條件(macrocondition)對於行動者的情境動機(situational motivation)都會產生影響。」(Collins, 1981: 1011)

「3 人類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行動者在面臨社會協調(social coordination)的偶聯性(contingency)時，大部分仰賴默示假定(tacit assumption)和例行性(routine)。」(Collins, 1981: 1012)

「4 任何人的例行性都是圍繞著特殊實體地點和物件而組織起來的，包括其他人的實體身體。這些實體例行性的總合，在任何時刻，都是構成財產的微觀現實(microreality)。」(Collins, 1981: 1012)

「5 權威是一種例行性，特殊的個人在其中主宰和其他人的微觀互動(microinteraction)。」(Collins, 1981: 1012)

「6 特殊例行性要附著在何處，要視自利的運用(manuever)和衝突(conflict)而定。兩者都附著在例行性和變遷，也都決定於個人默示地監控社會聯盟的權力。」(Collins, 1981: 1012)

「7 會話是一種儀式，可以創造共同現實的信念，而且成為團體連帶的符象。時間上連續的會話經驗的個別鎖鏈因此創造了社會聯盟和人們對於社會結構的認知信念。」(Collins, 1981: 1012)

「8 會話主題蘊含著團體成員身份。普化的會話資源(非關私人的主題)複製了水平的地位團體連結。特化的會話展示了(enact)個人的財產和組織位置，而且進一步透過傳揚社會結構的信念而強化的具體的社會結構，其中包括特殊個人的名聲。」(Collins, 1981: 1012)

「9 每個會面(encounter)都是一個『市場』，個人在其中根據過去的會面所獲得的會談和情緒資源默默地加以配對。個人會根據他們在互動中所經歷的有利或不利的情緒能量，展現或是拒絕和特殊個人的會話儀式，以使用來和他們最近和其他互動儀式的經驗做比較。」(Collins, 1981: 1012)

「10 個人接受或拒絕互動儀式會造成提升或降低他們情緒能量(社會信心)的不同結果。類似的結果可以從一場儀式互動中的宰制或臣服經驗中產生類似的效果。這些情緒結果可以在每次互動儀式中用情緒被激發的強度，以及它所引發的成員身分聯盟的權力(它對財產和力量的控制)加以衡量。」(Collins, 1981: 1012)

「11 幾個不同的儀式市場會同時運作：一個緩慢的人的市場會篩選特殊的財產和組織地位，比較快速變遷的市場會造成對於組織內部的非正式連帶，和組織關係之外的人際關係，以及非常長期的市場會造成整個組織的成長或衰亡。」(Collins, 1981: 1012)

「12 每個市場裡，個人都透過他自己的情緒能量程度來感知他們自己的機會。他們會走向更有利的儀式交換，直到他們抵達均衡點(equilibrium point)為止，這時候他們的文化資源和情緒資源才能抵得上他們的伙伴的差不多或更多的資源。」(Collins, 1981: 1012~3)

「13 社會結構在微觀層次上是不斷改變的，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情緒資源和文化資源是當下和暫時的話，它就會趨向成為一個穩定的聚集。」(Collins, 1981: 1013)

「14 社會結構大規模的變遷透過三種微觀資源的變遷而產生：(a)普化文化資

源的增加，透過新傳播媒體的產生，或是宗教和教育專家漸增的活動，團體結盟規模的增加，而形成組織結構的範圍。(b)當重大的(通常是衝突的)事件讓許多人具焦在特殊的個人身上，整個社會的特化的文化資源就會改變，因此創造出個人名聲和權力結盟組織中心的快速轉變。(c)新的『儀式技藝』(ritual technology)，包括印象管理的材料和典型會面的密度和焦點的轉變，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情緒特質。這樣的改變帶來了社會運動性質的改變以及政治和經濟行動的動力的改變。」(Collins, 1981: 1013)

「15 會話資源和情緒能量可以直接透過不同人群不同時間的會話抽樣來直接測量；文化資源在會談主題中出現，以及在談話的韻律和音調中會有能量程度。」

(Collins, 1981: 1013)



〈互動儀式鏈，權力和財產：微觀－宏觀關聯作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理論問題〉
(1987)

對於微觀和宏觀關聯的立場

「我的立場是：努力連接微觀和宏觀理論是值得嘗試的。我們並沒有依定要這麼做才行，每一個層次都可以沒有另外一個層次而運行無礙。但是，我相信，雙方說明理論的力量(power of explanatory theory)會提昇，如果我們可以相當精確的方式展現是出他們彼此是相互滲透的(mutual penetration)。」(Collins, 1987:

195)



宏觀概念(macroconcept)

「宏觀概念指是我們用來描述這些微觀會面(microencounter)的聚集
(aggregation)的用詞。」(Collins, 1987: 195)




宏觀變項(macrovariable)


- 1 時間
- 2 空間


3 數量(Collins, 1987: 195)



「宏觀結構(macrostructure)所包含的不過是數量很大的微觀會面，在時空中不斷的重複出現。」(Collins, 1987: 195) 


社會密度原則(principle of social density)


「我所命名的**社會密度原則**，是根據涂爾幹的想法來的。這個原則假定了：越多個人暴露在多樣的和廣泛的社會會面的網絡之中，他們的思想就會越加抽象、相對主義，以及關心長期的結果。相反的，各人越是在本地的和封閉的網絡中，他們思想和言論就會越具體和越特殊主義化，也比較會注意短期的效果，而且對於更廣大世界中的力量也會抱持著『魔幻』(magical)的態度。」(Collins, 1987: 196) 

微觀和宏觀層次是一個連續體而不截然分裂的二分(Collins, 1987: 196) 


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這是從高夫曼(1967)那兒借來的概念，他的隱含意涵就是：互動不僅僅指是工具性的，而且還是產生且消費代表團體成員身分的符象的程序。這些符象並沒有什麼特別神秘之處；因為它們主要都鑲嵌在人們講話的文化符碼(cultural code)中。典型的互動就是暫時共享的會話現實(conversational reality)的協商過程。會話現實的類型的創造要視會面的個人之間的動機(motivation)和資源(resource)而定。也就是說，會話所產生的要視個人希望怎麼彼此交談，用什麼方式交談，以及怎樣會變成記憶、聲音風格等等而定。這些動機和資源是從先前的會面而來的，因此才會有互動儀式鏈(chain of interaction ritual)的概念。」


(Collins, 1987: 198) 

 這裡提到高夫曼的著作，書名就叫《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1967年出版。


「有限理性」原則(Principl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個人無法有意識地衡量複雜的決定。」(Collins, 1987: 199) 


會面的三種資源：文化資本、情緒能量和社會聲望

「每一場會面，所有的參與者都具有某種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以及他們從過往會話中所規範的某種程度的情緒能量(emotional energy)。第三種流通的“資源”：一個人的社會聲望和身分(*social reputation and identity*)。」(Collins, 1987: 199~200) 


微觀單位：會面

「一個個人最終極的微觀單位。事實上，一個“人格”(personality)是一種中型大小的宏觀建構(macroconstruct)；真正的微觀單位(microunit)是會面(encounter)，我們在一連串的會面中追尋的是一個抽象的個人。」(Collins, 1987: 200) 

宏觀結構的優位性：財產和權力

「我認為，財產是有結構的微觀情境中最主要的(而且也是最被忽略的)特質。事實上，微觀情境相對是比較『正式的』或『結構的』都要視財產的有無而定。財產如何在微觀情境中呈現自己？最主要的他們是互動發生的物質背景(material setting)，以及是某些人和那些背景的习惯關聯的展現。我界定的『財產』並不是法律上那種誰可以宣稱或是記載在檔案中的東西。」(Collins, 1987: 202) 

資源轉變為權力

「我們有一種資源轉變為權力的方法：並不是一種宏觀的比喻，而是一種微觀經驗的過程，透過這樣的過程，有些人比較有管道動員盟友《恩此可以造成脅迫威脅(coercive threat)，而其他人被孤立，比較不能動員權力，也因此在此後續的互動中比較不可能獲取財產。」(Collins, 1987: 203) 

「在日常生活的微觀現實中，權力傾向於主要以財產形式出現(power tends to

be enacted above all in the form of property)。」(Collins, 1987: 203)



🔔 enact 這個字有「制定」、「頒布」和「演出」的意思。柯林斯常常使用。在這樣的脈絡之下，不太容易找到恰當的中文。我把它翻成比較符合文脈的「出現」。

「財產經常在微觀層次出現(enact)，因為它是日常生活互動儀式發生的理所當

然的背景。」(Collins, 1987: 205)






參考文獻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4~1014.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3~206.

版權聲明

| 頁碼 | 作品 | 版權標示 | 作者/來源 |
|-----|---|---|--|
| 2-4 | 柯林斯的照片、生平與著作 |  | 由孫中興教授整理為表格翻譯為中文自 1. https://sociology.sas.upenn.edu/sites/sociology.sas.upenn.edu/files/Collins-CV-1.2015.pdf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5 | 「微觀社會學是詳細分析人們在當下的經驗中實際做的事情，說的話，和思考。」 (Collins, 1981: 984)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4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5 | 「宏觀社會學是分析大規模和長期的社會過程，通常處理的是自我維生的實體 (self-subsistent entities)，例如：『國家』、『組織』、『階級』、『經濟』、『文化』與『社會』。」 (Collins, 1981: 984)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4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5 | 「『基進的』微觀社會學，亦即，在經驗上詳盡描述的 (empirically detailed)，而且／或者從現象上精細的 (phenomen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微觀社會學。」 (Collins, 1981: 984)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4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6 | 「俗民方法學」 (ethnomethodology) [Harold Garfinkel] 「認知社會學」 (cognitive sociology) [Aaron Cicourel] 「社會現象學」 (social phenomenology) [Alfred Schütz] (Collins, 1981: 985)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 | | |
|----------|--|---|---|
| <p>6</p> | <p>「促成將所有宏觀現象 (macrophenomena)轉化成微觀事件 (micro-event)的強力動力。微觀轉化的策略顯示出社會結構是不斷重複的微觀互動模式的經驗實體 (empirical reality)。微觀轉化提供一個抽象的複雜層次用因果關係加以解釋的圖像。」(Collins, 1981: 98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p>6</p> | <p>「發現實際日常生活的微觀行為並不遵循理性主義的認知模型和決策模型。相反地，社會互動仰賴的是默會的理解和同意不要試圖去解釋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這就意味著應該放棄用規範、規則和角色採借 (role taking) 來解釋，並且要大量修正各種社會交換的模型。這就是要遠離許多已現行的社會學傳統。這些傳統在提供進階說明原則上也常常是不成功的。」(Collins, 1981: 98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p>6</p> | <p>「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微觀機制 (micro-mechanism)，可以解釋構成社會結構的那些重複的行動，就像是那些以非認知為基礎的互動及伴隨而來的認知。這種機制，是由互動儀式鏈所提供的。這些微觀會面 (micro-encounter) 的鎖鏈產生了社會組織的主要特徵—權威、財產和團體成員身分—透過創造和重新創造『神話的』 (mythical) 文化符象 (cultural symbol) 和情緒能量 (emotional energy)。」(Collins, 1981: 98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 | | |
|-----|--|---|--|
| 6-7 | 時空表格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6</p> <p>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7 | <p>「〔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很清楚的是，微觀和宏觀的差別只是程度的問題，而且至少要考慮到兩個向度 (dimension)。從表格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分析層次越往下以及越往右就越宏觀，越往上以及越往左就越微觀。」 (Collins, 1981: 987)</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7</p> <p>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7 | <p>「嚴格意義下所謂的『經驗的』指的是表格的最左上角。」 (Collins, 1981: 987)</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7</p> <p>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7-8 | <p>「所有的宏觀證據 (macro-evidence) 都是從各種微觀經驗 (micro-evidence) 累積而來的。」 (Collins, 1981: 987)</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7</p> <p>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8 | <p>「從表格的縱向來看，所有越靠左邊欄位的格子就越是經驗的，也就是存在自然世界中，而從橫向來看，越往右邊的格子就可以被看成是分析者的建構物 (analysts' construct)。」 (Collins, 1981: 987)</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7</p> <p>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 | | |
|---|---|---|---|
| 8 | <p>「社會學的概念只有透過將它們植根於組成的微觀事件的樣本才能夠成為經驗的〔研究對象〕(Sociological concepts can be made fully empirical only by grounding them in a sample of the typical micro-events that make them up)。言外之意就是：社會學陳述句(sociological statement)的經驗確認(empirical validation)要仰賴微觀轉化。」(Collins, 1981: 988)</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8 | <p>「第二個言外之意就是：社會學解釋中的主動的施為者(active agent)就必須置身在微觀情境(microsituation)之中…但這並不是說因果的解釋都完全只存在微觀情境中。」(Collins, 1981: 989)</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9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8 | <p>「第二個言外之意，最後就變成：社會結構的任何因果解釋中的動態和惰性都要來自微觀情境；所有的宏觀條件對於行動者的情境動機都會產生影響(the dynamics as well as the inertia in any causal explan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must be microsituational; all macrocondition have their effects by impinging upon actor's situational motivations)。」(Collins, 1981: 990)</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0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8 | <p>三種宏觀變項(macrovariable)： 1 個人在物理空間的分布 2 社會過程要花的時間 3 所涉及的個人的數量 (Collins, 1981: 989)</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89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 | | |
|------|---|---|---|
| 9 | 「新理性主義的自我批評以及微觀社會的證據都同意：複雜的偶聯(complex contingency)並不能理性地加以計算，因此行動者必須在大部分情境下仰賴默會的假定(tacit assumption)和組織的例行性(organizational routine)。」(Collins, 1981: 994)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4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9 | 「從微觀觀點來看，『社會結構』是什麼呢？用微觀轉話來看，它只的是人們在某個地方重複的行為，使用某些自然物件，並且透過和某些人重複地符象表述來溝通。」(Collins, 1981: 994)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4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9 | 「這些重複的東西最容易辨識的就是實體上的 (physical)：最持續的重複都圍繞著某些地點(place)和物件(object)。」(Collins, 1981: 995)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9 | 「重複性並不能用符象溝通的內容來解釋…結構就在溝通的行動之中，而不在所說的內容之中。」(Collins, 1981: 995)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9-10 | 「從一個宏觀觀點來看，一個思考這種微觀重複 (microrepetition)的方式是將它們稱為財產(property)或權威(authority)。」(Collins, 1981: 996)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6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0 | 「基本的機制是一種情緒團體認同(emotional group identification)的過程，我們可以將其描述為一組互動儀式鏈。」(Collins, 1981: 998)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 | | |
|-------|--|---|--|
| 10 | <p>「從微觀轉化的觀點來看，所有的行程和評斷聯盟團體身分的過程都發生在互動情境之中……因此，對於社會世界一個比較妥當的形象是：一群個人有著互動經驗的鏈結，在時空中彼此交錯。」(Collins, 1981: 998)</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0 | <p>「一項會話儀式 (conversational ritual) 成功與否的關鍵何在？……同樣的，情緒的參與也是有階層差異的，將團體分成情緒的領導者和追隨者。」(Collins, 1981: 999)</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9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0-11 | <p>「在複製或改變的模式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人和某個實體財產 (physical property) 的關係以及和權威的脅迫聯盟 (coercive coalition of authority)。一個人和這些聯盟的連結是宰制和臣服的重要決定因素。」(Collins, 1981: 999)</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9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1 | <p>「會話特殊的風格和和主題隱含著不同團體的成員身分…例如，職業團體成員身分會引發公事上的討論 (shop talk)，政治和意識型態上的談話引發競爭的政治聯盟，娛樂或茶餘飯後談話會引發不同的知性和非知性階層，聊八卦或是私密談話引發親密成員身分。」(Collins, 1981: 999~1000)</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999-1000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1 | <p>普化的會話主體：從當前或當下情境中抽象出來的事件或實體。(Collins, 1981: 1000)</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0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 | | |
|-------|---|---|--|
| 11 | 特化的會話主題：特別的人物、地點和事務。(Collins, 1981: 1000)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0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1 | 「情緒傾向(emotional propensities)是成功互動的必要條件。」(Collins, 1981: 1001)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1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1 | 「情緒連帶(emotional solidarity)是一個人的喜歡的會話資源可能產生的正面結果(payoff)。」(Collins, 1981: 1001)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1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1 | 「假如成功的互動儀式(interactional ritual, IR)產生連帶感，順著互動儀式鏈篡產生的情緒流(emotional flow)就會產生結盟之內或之間的階層化(stratification)。」(Collins, 1981: 1001)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1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1-12 | 「平等的儀式是有階層化安排的，也就是說自己人(insider)會被接受，而外人(outsider)會被拒絕。在這種情況下，聯盟形式有階層化的情形存在，已對抗被排除在外的個人，或可能是一個聯盟對另外一個聯盟的宰制。不對稱的會話，是一個人主導能量調調(並引發文化現實)，其他人則當成聽眾，這樣的聯盟的內部是有階層化的。」(Collins, 1981: 1001)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1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 | | |
|----|---|---|--|
| 12 | <p>「互動中最基本的情緒成分是對於他人正向情愫的最小調調(minimal tone of positive sentiment toward the other)。連帶情愫(solidarity sentiment)的表現從最少的非敵意展露經過溫馨地相互喜歡到熱心參與共同活動。這些情緒從何而來？從互動儀式鏈中先前的經驗而來。」(Collins, 1981: 1001)</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1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2 | <p>能產生情緒能量的四種主要條件：</p> <p>「a) 在成員身分儀式中每一次成功妥協的經驗會產生增強的情緒信心(emotional confidence)。不成功或被拒絕則會產生減弱的情緒信心。」(Collins, 1981: 1002)</p> <p>「d) 在互動儀式中佔有主導的位置會增加一個人的情緒能量。占有臣服的位置會減弱一個人的情緒能量；臣服的情況越極端，能量衰減越厲害。」(Collins, 1981: 1002)</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2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2 | <p>文化資源和情緒資源會隨著時間而轉變。不過變化的節奏不同。 情緒能量的變化比較大，可能往正向發展，已可能朝負向發展。 文化資源相對穩定，而且往往只向正向改變。(Collins, 1981: 1003)</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3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 | | |
|----|---|---|--|
| 13 | <p>普化的文化資源往往隨哲時間而變化，速度緩慢。 記憶的力量是造成普化文化資源成為社會關係中穩定力量的要素。 特化的文化資源則比較不連貫 特化的文化資源是財產、權威和組織，以及親密的人際連結的微觀基礎(microbasis) (Collins, 1981: 1003)</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3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3 | <p>「特化的會話資源和普化的會話資源以及情緒資源的不同點在於：它們是從一個人自己的會話而獲得的，而且也會獨立於個人之外而有特殊的傳播……特化的會話，不測製造出來的或是被當成別人的名聲而流傳著，都是購成財產和權威社會結構的主力。」(Collins, 1981: 1004)</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4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3 | <p>「雖然互動儀式的情境像個市場，還是值得提醒：個人受到市場機制的引發的機制並不是出自理性計算 (rational calculation)。」(Collins, 1981: 100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3 | <p>「個人在情境轉化的過程中受到情緒能量的影響，情緒能量的數量才是決定各種選項的吸引力的要素，也是最好預測最後個人是否會獲取這些選項的最佳預測項 (predictor)。」(Collins, 1981: 100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3 | <p>「這種基本的機制並不是有意識的。相反地，以文化資源形式所展現的意識是個人意識到對於現有成員身分在不同吸引力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對於情境的投入 (input)。」(Collins, 1981: 100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 | | |
|-------|---|---|--|
| 13-14 | 「互動儀式鏈的模型假定社會聯盟中的連帶感(feeling of solidarity)是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模型的好處是將送禮和回禮當成變項(variable)而非常項(constant)：個人會回禮是因為特殊的聯盟成員身分對他們是具有吸引力的，所以誘發了情緒的動力。」(Collins, 1981: 1006)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6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4 | 「大規模的變遷要視下面三項的分佈量(amount of distribution)而決定：(a) 普化的文化資源，(b) 特化的文化資源，(c)情緒能量。」(Collins, 1981: 1008)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4 | 「在歷史上不同時代的社會中，書寫工具、大眾媒體、各種大大小小的教育和宗教組織都引介了新的文化資源，或增加了文化資源的分佈……後期，如果普化的文化貨幣(cultural currency)持續擴張，可能會造成文化貨幣的貶值，也會帶來政治和經濟活動的緊縮。」(Collins, 1981: 1008)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4 | 「特化的文化資源界定個人，特別是對實體財產和權威的聯盟。」(Collins, 1981: 1008)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4-15 | 「特化的文化資源對社會變遷的動力具有幾方面的影響……因為政治是構成持續的有組織聯盟動員而成為衝突的根源。」(Collins, 1981: 1008)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 | | |
|-------|--|---|--|
| 15 | <p>「普化的和特化的文化資源的轉變對於人們在微觀情境中的行動具有影響，因為他們會影響到他們的情緒能量。」(Collins, 1981: 1008)</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5 | <p>「衝突、戰爭和政治可以被看成主要的是情緒產生的情境。衝突越強烈，流過宏觀結構的微觀互動的網路的情緒能量就越強。」(Collins, 1981: 1008)</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0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6-17 | <p>十五條摘要</p> <p>「1 社會學的概念可以完全是經驗的，只有把構成典型的微觀事件的樣本加以轉化即可。」(Collins, 1981: 1011) ……</p> <p>「15 會話資源和情緒能量可以直接透過不同人群不同時間的會話抽樣來直接測量；文化資源在會談主題中出現，以及在談話的韻律和音調中會有能量程度。」(Collins, 1981: 1013)</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March): 1011-1013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7 | <p>「我的立場是：努力連接微觀和宏觀理論是值得嘗試的。我們並沒有依定要這麼做才行，每一個層次都可以沒有另外一個層次而運行無礙。但是，我相信，雙方說明理論的力量(power of explanatory theory)會提昇，如果我們可以相當精確的方式展現是出他們彼此是相互滲透的(mutual penetration)。」(Collins, 1987: 19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 | | |
|-----------|--|---|--|
| <p>17</p> | <p>「宏觀概念指是我們用來描述這些微觀會面 (microencounter) 的聚集 (aggregation) 的用詞。」 (Collins, 1987: 19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p>17</p> | <p>宏觀變項 (macrovariable) 1 時間 2 空間 3 數量 (Collins, 1987: 19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p>18</p> | <p>「宏觀結構 (macrostructure) 所包含的不過是數量很大的微觀會面，在時空中不斷的重複出現。」 (Collins, 1987: 195)</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p>18</p> | <p>「我所命名的社會密度原則，是根據涂爾幹的想法來的……而且對於更廣大世界中的力量也會抱持著『魔幻』 (magical) 的態度。」 (Collins, 1987: 196)</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6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 | | |
|----|--|---|---|
| 18 | 微觀和宏觀層次是一個連續體而不截然分裂的二分 (Collins, 1987: 196)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6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8 | 「這是從高夫曼(1967)那兒借來的概念，他的隱含意涵就是：互動不僅僅指是工具性的，而且還是產生且消費代表團體成員身分的符象的程序……這些動機和資源是從先前的會面而來的，因此才會有互動儀式鏈(chain of interaction ritual)的概念。」 (Collins, 1987: 198)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8 | 「個人無法有意識地衡量複雜的決定。」 (Collins, 1987: 199)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9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19 | 「每一場會面，所有的參與者都具有某種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以及他們從過往會話中所規範的某種程度的情緒能量(emotional energy)。第三種流通的“資源”：一個人的社會聲望和身分 (social reputation and identity)。」 (Collins, 1987: 199~200) |  |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9-200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

| | | | |
|-------|---|---|--|
| 19 | <p>「一個個人最終極的微觀單位。事實上，一個“人格”(personality)是一種中型大小的宏觀建構(macroconstruct);真正的微觀單位(microunit)是會面(encounter),我們在一連串的會面中追尋的是一個抽象的個人。」(Collins, 1987: 200)</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00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9 | <p>「我認為，財產是有結構的微觀情境中最主要的(而且也是最被忽略的)特質。事實上，微觀情境相對是比較『正式的』或『結構的』都要視財產的有無而定。財產如何在微觀情境中呈現自己?最主要的他們是互動發生的物質背景(material setting),以及是某些人和那些背景的習慣關聯的展現。我界定的『財產』並不是法律上那種誰可以宣稱或是記載在檔案中的東西。」(Collins, 1987: 202)</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02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9 | <p>「我們有一種資源轉變為權力的方法:並不是一種宏觀的比喻,而是一種微觀經驗的過程,透過這樣的過程,有些人比較有管道動員盟友《恩此可以造成脅迫威脅(coercive threat),而其他人被孤立,比較不能動員權力,也因此後續的互動中比較不可能獲取財產。」(Collins, 1987: 203)</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03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19-20 | <p>「在日常生活的微觀現實中,權力傾向於主要以財產形式出現(power tends to be enacted above all in the form of property)。」(Collins, 1987: 203)</p> |  | <p>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03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 | | |
|-----------|--|--|
| <p>20</p> | <p>「財產經常在微觀層次出現 (enact), 因為它是日常生活互動儀式發生的理所當然的背景。」 (Collins, 1987: 205)</p> | <p> 由孫中興教授翻譯為中文自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0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p> |
|-----------|--|--|